

□杨瑛

从1992年到2003年,我的职业是微机打字员。

我用的第一台机器不是微机,是一台国产的四通汉字处理机,STONE MS-2401。STONE,石头的意思,也许是某一个星座降落在人间的没有命名的星星。

如果有一天,我遇到一个也使用过STONE MS-2401打字的人,一定像在异乡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人,就像说起故乡才有的风物一样,我们一起说起它的操作,它的打印头和键盘发出的声音,它更换色带的方法,它转动的手柄卷进白纸和蓝色蜡纸的不同,它使用的3.5英寸的存储软盘,它窄窄的蓝色液晶显示屏,能显示五行40个汉字。

也许我们还都拥有过一本磨掉了封皮的《王码五笔字型使用手册》。在使用STONE MS-2401之前,我还曾在白纸上画出键盘练习。白纸上落满了看不见的我的指纹。

办公室里的另一台机器是长域0520CH,装着汉卡的显示汉字的电脑。米色的,或者是乳白色。拿来这台机器时,它已半旧。古老的DOS界面和WPS汉字处理系统。CPU很慢,很安静。它使用的5.25英寸黑色软盘,有点像变成了方形的黑胶唱片。用之前要先格式化,磁盘被分成若干个磁道和扇区。我的打字速度比长城0520的显示速度快,只看到显示屏上的一字光标一直往后走,汉字不出现,要稍微停一下等一下,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汉字了。

我在一个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旗里,一台台更换机器的时候,隐约知道距我们县城570公里外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里,有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,在那里不停地走动着充满了思维、二进制的人,他们的大脑里只有0和1两个数字,要么一无所有,要么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他们把0和1这两个数字无限循环排列。

我不会把0和1进行无限的循环和排列,我给它们想象,0是辽阔的圆,1是自由的直线。我把它们想成一个法国长棍和煎鸡蛋,一个圆口火锅和在里面翻动的筷子,或是一列火车和它即将通过的隧道,或是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。它们像伸出的双臂和打出的一个浑圆的哈欠。像一次直直的发呆和一个圆圆的寥落。也像一条童年的路和路尽头枝叶繁茂的绿荫。像太极的阴和阳,黑和白,黎明和黑夜,生和死,一个孤独的人站在荒原上或苍穹下。

我对0和1产生幻象的时候,人们对电脑的想象,总是和缝纫机连在一起。电脑桌似两头沉的写字台,台面大一些,两头沉的桌子中间贴着地有一条黑漆铁板,工作时我的脚放在上面。打印机是16针的针式打印机,声音很大,有时像做木工活,有时像刚学二胡的人奏出的曲子,一进办公楼就能听得见,嘎嘎嘎,色带盒像弓箭,打印头在弦上走过去,嘎嘎嘎,再走回来,一行字打出来了。

康柏(Compaq)多媒体一体机,像一个胖墩墩的小矮人或是森林里的一个小怪兽。多年后,它被人类的理想和创造压缩成一个薄薄的笔记本电脑。我用的那台里面有一个游戏,背景音乐是《胡桃夹子》。这个游戏有故事有悬念有音乐,与我玩的第一款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相比,复杂很多了。

俄罗斯方块像俄罗斯文学一样令我着迷。游戏升级时背景颜色的每一种变化都给我无限的惊喜。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几何方块下落,变形,堆叠,消失。我总会贪心地留出一列的缝隙,等待

一列的四格长棍,一次消四行,得分加倍,心底愉悦欢喜。当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,搭建的方块越来越高,这样的等待是一种冒险,终于1字长棍出现,手一抖,放错了位置,一局游戏结束。再来一局还是果断关掉?这样停顿的瞬间,就像之后在手机上对一款游戏的不断卸载和一次次安装,一款简单的游戏一直出没在我的生活里。

用四通打字的时候,我和汉字产生了一种亲缘,不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,在我的大脑里迅速变成七零八碎的

字根。王旁青头戋五一,土土二干十寸雨,这像字谜又像古诗一样的句子一共有二十五句,是五笔字型的字根表,我背的时候总把它们当作唐诗,注入想象力和韵律。我在拆解这些汉字的时候常想,这些汉字,它们的本和源到底是什么。

坐在电脑前,我双手的手指自动地放在键盘的F和J上,这两个键上有小小的凸起,帮助我不用看键盘,手指就知道每一个按键的位置。我的眼睛盯在手写的文稿上,我的手指毫不迟疑地依次落下。我的眼睛指挥着我的手指机械地流动。从职业术语上说,这是盲打。我的大脑基本空闲下来,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看着这个世界。世界很简单,

# 你好

# 机器

李忠福 摄

只有0和1。世界很简单,只有鼠标和键盘。世界很简单,只有F和J两个键上小小的凸起。F键和J键,它们是只比指甲盖大一点的岛屿,我一直在那里停泊,仿佛没有任何时光流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都在机器前打字,每天擦掉机器上的灰尘。那些汉字,逐字又逐行,每一个汉字被我的手指敲碎,在电脑屏幕上聚合完整。我双手停在键盘上,就像一只蚂蚁的两只前足认真地停在大地上。

政府办打字员小杨。

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这样说,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社会角色。我没有学历,什么也不会做,终于有了一份这么美好的工作。我被这份工作迷住了,我可以自食其力,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更喜欢打字的人。

我喜欢加班,尤其是那些加班的深夜。秘书们逐字校对文稿、挑灯修改文稿的时间漫长安静,我把喜欢的书打在机器里,或是在机器上写一封长信。刚有QQ的时候,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沟通方式,沉默得像机器一样的我,可以兴奋地说话。我同时和4个人聊天,4个陌生人。他们一个在北京,一个在上海,一个在伦敦,一个在温哥华。对面的人是模糊的,又是清晰的,聊到没什么可聊的时候,就问一句:你那边是几点?

每一种新的软件我都下载,QQ、MSN、UC,有很多的账号和密码,下载得越多,人却越沉默。即使登录了,也常常隐身着,什么也不说,不知道是开始心慵意懒,还是因为沉默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归沉默。很多人都在线,也都像我一样,隐身、潜水,一个字也不打,却也不关闭,电脑上蓝色的光标不时闪烁。也许我们都被网络里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另一个自己吓坏了。

有一个冬天,雪连下了三天,正遇圣诞节,一位网友在QQ对话框里送了我一个礼物,这是一个第一次在网上遇到对我说夏祺的人,彼此都隐身了一个季节,现在对我说冬祺。我点开那个软件,电脑屏幕上飘起了雪花,电脑上的图标、鼠标停留的周围,对话框上都一片一片地落满了雪花,QQ小企鹅的身上也落着雪花。我把电脑桌面换成圣诞图案,穿着厚厚衣服的圣诞老人,挂满灯和礼物的圣诞树,驯鹿和雪橇。窗外下着雪,雪花在电脑上一片片落下,积在圣诞树上,飘落在圣诞老人、驯鹿和雪橇上面,我

仿佛置身旷野,世界很安静,在等待雪橇的铃声。

不是我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。崔健的摇滚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。

旗政府大院,最里面有一幢青灰色的二层小楼,楼里各种录音机的卡带上常常放着的是这首歌。还有《一无所有》和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。

楼里住着新分配来的大学生。毕业了,工作了,自然要谈婚论嫁。小镇上每年就分配来这么一批大学生,早有好多适龄的女孩子男孩子在等着。青灰色的小楼上,据说常有相亲的人提亲的人这周从这个房间出来,下一周就去另外一个房间,几步之遥,几天之隔,人生里就是另外一个人或是女人了。

我要给你我的追求,还有我的自由,可你却总是笑我,一无所有

一二三四五六七

这些歌声从那栋楼每一扇关住的门里传出来。现在,我依然记得楼里住的两位学法律的女孩,长长的腿,长长的发,青春飞扬地在政府大院里走过。我站在二楼微机打字室的窗前,羡慕地望着她们,只有中学毕业的我,不知道外面是什么,大学是什么,自卑得如同角落里的尘埃。我学着她们的样子,也穿着一件白衬衣,长长的浅紫色的裙子。

那时的政府大院紧邻图书馆和新华书店,那些书籍使我有了些勇气,有过几次觉醒,对自己进行过几次格式化,格式化如同凤凰涅槃,很多次以后也会得到重生。我找到了另外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的手指依然长时间停在键盘上,按键里藏着汉字、细节和命运。

年复一年,我不断升级,也不断老化。有一天,看着镜子里满是皱纹的自己,我想起坑坑洼洼、被换下的灰色的色带。打印针头在它的上面一次次滑过,吸走了乌黑光亮。单调相同的日子,如同被复制粘贴。我像一台老机器,等待着一个命令让我恢复到出厂的状态。如果能恢复,也是不合时宜,不珍贵也不稀奇。有时遗忘忽如冰山,冰冷而巨大地进攻着大脑,手头上的事常常整片地被删除,如同电脑的E盘或F盘突然消失了。

1992年,我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,细瘦,木讷,曾在一张白纸上画下微机的键盘,常在下班时找不到自行车钥匙。2017年春节,回老家过年,我从政府旧办公楼的楼下走过,抬头看了一眼我曾经站立的窗前,空空荡荡,曾经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站在楼下向楼上张望的异乡人,一个女孩的母亲,一个40多岁的微胖女人。我的声音像边缘磨损的光盘,有了几道划痕。

一个人的老化足以令一台机器惊讶。同学朋友多年未见后重逢,在内心惊讶彼此的衰老,却不愿也不肯说出来。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老政府楼的打字室里,那些我用过的机器出现在我的面前,它们包围着我。看到似曾相识的它们,一起启动,我曾敲打过的键盘像智能的无人演奏钢琴的琴键一样依次起落,速度比时间更快,屏幕上出现了相同的一句话:是你吗?

每一种新的软件我都下载,QQ、MSN、UC,有很多的账号和密码,下载得越多,人却越沉默。即使登录了,也常常隐身着,什么也不说,不知道是开始心慵意懒,还是因为沉默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归沉默。

很多人都在线,也都像我一样,隐身、潜水,一个字也不打,却也不关闭,电脑上蓝色的光标不时闪烁。也许我们都被网络里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另一个自己吓坏了。

有一个冬天,雪连下了三天,正遇圣诞节,一位网友在QQ对话框里送了我一个礼物,这是一个第一次在网上遇到对我说夏祺的人,彼此都隐身了一个季节,现在对我说冬祺。我点开那个软件,电脑屏幕上飘起了雪花,电脑上的图标、鼠标停留的周围,对话框上都一片一片地落满了雪花,QQ小企鹅的身上也落着雪花。我把电脑桌面换成圣诞图案,穿着厚厚衣服的圣诞老人,挂满灯和礼物的圣诞树,驯鹿和雪橇。窗外下着雪,雪花在电脑上一片片落下,积在圣诞树上,飘落在圣诞老人、驯鹿和雪橇上面,我

# 北国风光

□安心

倘若一生的时间不够

我要用一生的时间结识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,给它们起大俗大雅的名字;倾听它们的心跳和叹息,感受它们的体面与狼狈,让门当户对的树们相爱,同它们一起体悟严寒、干旱、冬眠、衰败和消亡的个中滋味,还要召集它们开会,共同探究奇迹、星月、被驯服的风的秘密,人与大自然通灵的精神之上的感知与表达,以及在苍穹之下的生存法则。

倘若一生的时间不够,就让我躺成河流的模样,同每一棵树厮守眷恋,永葆源远流长的本色。啁啾的鸟儿在林梢盘旋,柔顺的幼鹿惊举长颈,灵巧的松鼠窜飞梢枝,太阳站在兴安落叶松的肩上俯瞰神话一样出现的莫尔道嘎镇。大自然美好的馈赠,足以让勤劳勇敢善良的人们过着长青的日子,让清亮的莫尔道嘎河水效仿诗的眼波奔流。

躺在白桦林中,闭上眼

一株株触天的白桦,凛然独立于旷野的英姿,以及新鲜的蓝天炽烈的太阳,动漫的云朵,耿直的土地,童话的溪流的强大背景加持,在年光深处旷日弥久且葳蕤生香。

白桦笔直的躯干直上云霄的姿态和繁枝绿叶,恣意伸展天际的神态,太具诱惑太令人向往。定格仰视,这在我的词典里不是常用词,不轻易使用。

白桦林成全了我所有的想象。仔细阅读白桦树干上镌刻着的光阴故事,密码似的符号映射着大兴安岭的沧桑巨变和林区人家的喜怒哀乐。那密密匝匝或错落有致的密语,梦一般闪烁着絮语着。

风飒飒地响,树叶婆娑摇动。久久徜徉在白桦林中,与白桦莫名的契合与通感,就仿佛自己也站成了一株白桦树,自然自在自由至极。喜极而泣,是我本能的笨拙的表达。

幸福,就是躺在白桦林中,闭上眼。

时间旅人

坐小火车周游森林,兀自穿越了时光隧道。

森林从梦中惊醒,突然耸起肩膀置身于喧响的绿色海洋,从幽深的沟壑一直汹涌到峰顶。

□田福

一肩挑的春生这几天心里很郁闷,在村部无精打采,回到家也懒得说话。他媳妇翠兰轻声问:有人叨咕你了?春生于是就把听到的跟翠兰说了。翠兰说人家这话也没毛病呀,是你没做好。春生说,那你说有十全十美的事吗?翠兰摇摇头说没有。此时,春生突然想到了锡林夫。

那个夏天,他与蒙古族汉子锡林夫邂逅于南方一个火车站。虽然两家隔着千里,但说起来两人还是内蒙古老乡。临别两人留了电话,抱拳说后会有期。前年锡林夫作为先进嘎查干部代表来市里参加一个会议,顺路来看望春生,因为春生家离这座城市很近。走时两人拉着手约定,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再相见。春生呵呵笑着说,放心,你的好酒好肉好奶茶省不下。这年春生也当了村主任。

由于都是村干部,两人的电话、微信往来较频繁。大多是春生有了准处,跟好哥们讲讲,没准点子就来了。没好点子也能在互诉衷肠中得到些释放和安慰。像这次,春生早跟锡林夫讲了,锡林夫听后也很无奈,说了句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。干咱们这个就得心大,这话跟没说一样。

按说来草原春生应该先给锡林夫打个电话,但他没有。他想那年锡林夫给我个突然袭击,我不得不以牙还牙呀。临走,媳妇说那年锡林夫大哥来带了那么多奶茶、奶豆腐、马奶酒,你总不能空手吧。但两口子为带什么还真费了一番脑子,咱们有的人家全有,咱们没有人家也有。最后春生一拍大腿,说就在咱的蔬菜大棚里薅些青菜吧,草原肯定没有。于是春生上路时,拎着的包很大却不重。

坐在通往草原的公交车上,春生伸着脖子使劲向外瞅。5月上旬的草原一派黄色,不见一头牛羊,现在还在禁牧。车跑一小时都见不到一两块

# 写给莫尔道嘎

万千林垦人从汹涌的晨雾中铿锵走来,穿过严寒和艰辛的岁月,把豪迈的建设者之歌唱响在崇山峻岭。

斧头在林间飞舞,铁锤在砧上迸着火星儿,屏口同声的劳动号子像滚滚沉雷,在无穷无尽的山峦丛林炸响。他们庄严地铸造着日子,共同建造崭新生活。

一年多的林区深入生活时光,青年诗人的身影同建设大军的身影叠加交错,他们身上的光同森林上的光无间交融,就算这个世界被冰雪染白,他也会在大兴安岭倔强地绿着。

他蘸着汗水和心血在剥落的桦树皮和零下40度的莫尔道嘎河槽上写诗,大兴安岭在他的诗里意出尘外,在世人的瞩目中灿烂一新。

谙熟的小鹿撒着欢向他奔来,紧盯着他肩头上的百灵鸟,树们齐刷刷地向他行注目礼。

那时的青年诗人,后来成为了我的父亲。

那时的父亲比现在的我年轻许多,那时的大兴安岭比现在的我大兴安岭年轻许多。

那时的父亲和大兴安岭离我很远,远到我还未到人世没在人间,那时的父亲和大兴安岭离我很近,近到只隔着心的距离。

时间隐遁,缥缈云雾和袅袅炊烟互不干扰,恣意氤氲,大兴安岭的前世,生来不再朴朔迷离。这份莫尔道嘎式的渲染,是森林发出的暗语抑或散文诗心照不宣的铺陈?小火车或许能够注释。

时间扑面而来,小火车停靠在樟子松驿站。

风雨过后的樟子松更加鲜艳,摇落的松实又遍地钻出青绿的嫩芽。

北方壮阔,骏马啸

眼花了,依然看得清蔚蓝的天空和良善的人心,心静了,总觉得手上有种植树木和星星的力量沉没了,却还可以登高望远,纵横驰骋。

莫尔道嘎,骏马出征的地方,我完成了人生中的一次释怀了的开始。这种禅一般质地的仪式感,让不惧岁月不惧风暴的我,更像我,更是我。

环顾光怪陆离的世界,双手接捧清流深藏心底。希冀又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诗情又从心底喷涌而出。我清新得像一棵树,满身新绿。

骏马竖起了耳朵,突然把前蹄举起,伸进云里。

北方壮阔,骏马啸,2022年6月的一天,我把父亲留下的话留在了莫尔道嘎。

翻了的土地,当然更见不到春生家那边四处可见的蔬菜棚了。春生心里闪过一丝得意。

可他下车就皱眉头了,经打听这里离锡林夫所在的嘎查至少还有20公里,想打车吧,这里连出租车的影都没有,无奈就得给锡林夫打电话了。就在他摸出手机时,一个骑摩托车的牧民,慢地停在他身旁。牧民很热情,说:看你们着急的样子,我带你一程吧。春生感激万分,就说了那个嘎查和锡林夫的名字,牧民哈哈大笑:算你时运好,我就是要去那儿,上车,带上头盔,拎好包,抱紧我。哦,你这包里是蔬菜,太多余啦!春生想说,难道你们只吃肉不吃菜?

到了嘎查,春生一眼就瞅见锡林夫。忙碌的锡林夫当然没发现春生。很多牧民围着锡林夫和一辆大货车,有人正往车下卸蔬菜,有人正在和他谈论着什么。

蔬菜是包装好了的,包裹大小不一。可以说什么菜都有。哦,看来是电商把生意做到草原来了。春生想,一个领到菜的牧民路过他身边,春生说:看看您的菜行吗?牧民笑了,就一样一样打开给春生看。春生惊呆了,这可绝不是摆了几天的菜,显然是早晨从菜园里现采的。这瞒不了春生,他就是种菜的。

这天,锡林夫特意把春生带来的蘸酱菜摆上餐桌,而且嚼得有滋有味。春生心里却没有了那份得意。

趁锡林夫的媳妇端上来一盘鲜嫩的炒青椒的机会,春生借题说:老哥,做电商的事我咋没听说过啊。

锡林夫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,笑着说:我是想等把事情做起来才跟你说。

春生疑惑:新鲜蔬菜不是已经进来草原了吗?